



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·出版扶持专项

新时期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 作品选集

苗族卷·下

中国作家协会编

作家出版社

新时期
中国少数民族文学
作品选集

苗族卷·下

中国作家协会编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·苗族卷：全2册 /
中国作家协会 编. -- 北京：作家出版社，2013.12
ISBN 978-7-5063-7163-6

I. ①新… II. ①中… III. ①少数民族文学－作品
综合集－中国－当代 ②苗族－少数民族文学－作品综
合集－中国－当代 IV. ①I2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50710号

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·苗族卷(全2册)

编 者：中国作家协会

责任编辑：那 耘 李亚梓

装帧设计：曹全弘

出版发行：作家出版社

社 址：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：100125

电话传真：86-10-65930756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ia@zuoja.net.cn

http://www.haozuoja.com(作家在线)

印 刷：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：170×240

字 数：850千

印 张：52.5

版 次：2013年12月第1版

印 次：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7163-6

定 价：65.00元(全2册)

作家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，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那些细碎如荞花的爱情

张远伦

荞地湾是一个几乎与外界隔绝的山谷，靠近大水凼。这是张老钩的承包地，很瘠薄，以沙土为主，常年只能产出一些荞子，种上玉米都会绝收。由于沙土不积水，也万难改造成水田。这样的土地也只有分给张老钩，他才会毫不计较地收下，也只有张老钩，才会把这一湾山谷当成宝贝，年年种上荞子。

然而张老钩这块沙土地连续几年没有了收成。不是野物子糟蹋，就是水牛踩、黄牛吃、猪儿拱。大水凼现在成了村子里唯一的水库，村子里的水牛凫水后就会上来，一路吃草一路毁坏张老钩的荞地；村子里的猪都是野放，也会时不时将张老钩的荞地拱个底朝天。

张老钩很是气恼。

于是他每年都会来照管这块土地。这些牲畜都被村里野孩子们惯坏了，毫不顾忌张老钩的感受。张老钩每每牵住牛鼻绳，将牛儿们生拉活拽拽出来，还要央求在水库里凫“狗刨骚”的孩子们：“告（叫）花儿些，来把牛牵去。”野孩子们自顾凫水，被迫得急了，才烂笑着，学着侯大脑壳的口吻，叫嚣道：“老钩，老钩，屁眼发抠，哄不到媳妇，搞水牛。”

老钩水性不好，在水凼边绕圈圈，脱了裤儿不敢下水，高声嚷道：“小屁眼虫些，小屁眼虫些。”

野孩子们触动了老钩的痛处：老钩年近五十尚未娶媳妇。二十来岁的时



候他悄悄喜欢上阳里湾的何老么。何老么眼角会说话，身子会调情，很多小伙子都去巴求她。张老钩那时候不叫张老钩，叫张书翰，是郁山古镇袍哥洪七管事张二大爷的后人，这个名字体现了老袍哥人对书香世家的渴求。可惜张书翰从小调皮野性，一晃就长大了，没有成为读书人。正当村里小伙子们如火如荼地追求何老么的关键时刻，张书翰被抽到了成渝铁路筑路大军里，成了一名修路工人，一去就是两年。当张书翰回到村子里的时候，何老么已经嫁给了坎下的侯大脑壳，还生了一个胖乎乎的儿子。张老钩痛心不已，将自己紧闭在茅草屋里，数月不出，仅靠隔房堂哥家的嫂嫂送些苞谷面饭，维持生活。有一天，堂哥家的嫂嫂看到张书翰赤身裸体睡在床上，嘴里念念有词，摸着自己的手枪乱颤。嫂嫂冷不丁撞见，又羞又气，扯起火塘边的掏火钩，狠狠朝张书翰掷去，骂道：“书翰，书翰，老子一火钩，看打得醒你不。”张书翰腹部被烫，哀叫起来：“嫂嫂，嫂嫂，还给我一火钩，还给我一火钩。”这事发生的时候，恰巧侯大脑壳从门前过路，听见了叔嫂俩的对话，便在村子里到处传言：“张书翰用火钩整他嫂嫂。”村子里的人听出了言外之音，都以为张书翰和嫂嫂私通，便鄙夷地称他为“张老钩”，从此，村里的嫩苔苔姑娘都对他敬而远之。后来，有人给张老钩说了一门过婚嫂，看过人样后被张老钩拒绝了，媒婆说：“老钩，你还有资格挑？不是跛落烂货，谁看得起你。”张老钩说：“那女人太瘦，没得屁股，怕是生不出儿。”媒婆说：“老钩啊，你打一辈子单身汉吧。”

老钩背负着骂名在村子里生活着。几十年来，他有四大嗜好：吃发出臭气的腐肉、睡野狗毛皮、摇鹭鹭羽毛扇子、抽废报纸裹土叶子烟。还有一个被村里人传得玄乎的离奇嗜好：和老女人睡觉。老钩的离奇绯闻，多半是侯大脑壳传的，比如：和嫂嫂在青冈林里；扯烂邓家老寡妇的衣服；趁蔡篾匠出门干活强奸他的媳妇，等等。不过，谁也没有亲眼所见。最后，大家都半信半疑。不过他们都确信：张老钩不是一个好人。

张老钩被野孩子们戏耍得气不过，决定惩罚他们。

傍晚，莽地湾的太阳照得老钩有些晃荡，大水凼的涟漪扩展过来，在老钩的脚后跟边旋了一个圈，又慢慢漾回去了。老钩对着大水凼吼了一句：狗日的些，龟儿子。

他先在莽地边的枞树林里选了一处平坦的地方，在几根枞树间搭了一个木架，盖上枞树桠，把一捆稻谷草散开，均匀地铺上去，一个临时住处就建



成了。

老钩看着西斜的太阳，看着白花花的荞花，出了一阵神，他想：当年的何老么，站在荞地里的样子，恁个好看，怎么就会等不及，嫁给侯大脑壳呢？张老钩想了想，一本正经地自言自语说：“大脑壳，老子觉得何老么和你一定过不了瘾，你看，你那颈子上的鸡巴大，你那裤裆头的鸡巴小。”说完，他轻轻地笑了笑。这时候，有一阵风吹过来，把荞花们吹动了，张老钩心想：何老么在荞地里弯下腰的时候，露出红内裤的样子，就是像面前的荞花这样的，迷糊得可怕。

一个人的张老钩那么狂野、那么坏，他在渐渐消失的阳光里，呵呵地笑着。

天色暗下来，大水凼像一个产妇那么富有、那么宁静。张老钩点起叶子烟，一边抽，一边吐痰。嘴酸了，便取出荷包里的臭牛肉干，嚼几口，吞几口唾液。

然而，水牛和黄牛们都没有进入老钩的荞地，候得老钩都要困了。

这时候，大水凼对面传来窸窣窣窣的声音，仿佛有一个女人哼着歌走来。好像哼的是刘三姐，也好像是树上的鸟儿成双对，仔细一听，夹七夹八，什么调子都有，声音时隐时现，低低地，在大水凼对面徘徊。

老钩尖起耳朵，没有听出是谁的声音。除了何老么那牛铃铛一样的笑声，除了堂嫂尖厉的呐喊，任何女人的声音都不足以对老钩产生震动，也就无从分辨，这歌声是支书家媳妇的，还是村子里牛大瓜瓢的，无论谁的声音，对老钩来说，都是一个样。

他再仔细辨识了一番，还是没有辨出来。

那歌声，渐渐接近了大水凼这个水库的边缘。

老钩突然心里一惊，汗水就冒了出来：难道是？

前几年，大集体的时候，牛大瓜瓢的男人晚上去水库对面偷红苕，回来被副大队长夫妇发现了，副大队长追牛大瓜瓢的男人的时候，双脚陷入大水凼，副大队长的媳妇赶忙去拉拽，结果也不幸罹难。这声音，难道是队长媳妇的吗？老钩一阵心虚，赶忙狠狠抽了几口叶子烟，嚼了几下臭牛肉干。

那歌声越来越近，接着传来哗哗的水声，一个女人的身影模模糊糊地印进了老钩的眼睛。老钩揉揉眼睛，竟然发现那个女人径直向水里蹿去。

老钩大惊，将叶子烟杆一甩，霍地站起身来，沿着大水凼边缘，朝对面



跑去。

那女人在水里越走越深，若无其事地哼着莫名其妙的歌曲。老钩追过去，纵身跳下水。他本想从后面一把抱住那个女人，将她抱上岸来。但转念一想：不对，当年袍哥洪七管事的爷爷对我说过，在水里救人切勿当面拉拽，也不要一把抱住，如果溺水人抓住了你的手或者身体任何部位，都有可能同归于尽。老钩急中生智，一巴掌将那女人打翻在水里，然后拖着她的头发，用力将她扯上岸来。

那女人躺在地上，满身泥污。老钩仔细看了一下，才发现她是肖家湾的癫子肖梅花。老钩大声吼道：“狗日的肖癫子，你要做什么？”

肖梅花经常疯疯癫癫，言语无忌，是个人见人怕的女人。有时候，肖梅花可以在人群里脱掉衣服，嘻嘻哈哈说一些神戳戳的话。正常的时候，她又会有礼貌地和村子里的人搭话，说一些家长里短。

她患有间歇性精神病。

老钩将肖梅花抱起，将她身子反转，提起她的腰，抖了几抖，将肖梅花呛进喉咙里的水抖了出来。

老钩还要继续，肖梅花突然大声骂道：狗日的张老钩，你这个坏人。

张老钩被吓了一跳，将肖梅花放在地上。

肖梅花飘飘地站起来，骂道：“狗日的老钩，囊个把老子抱起，占我的便宜？老子去支书那里告你。”

老钩哭笑不得，也大声吼道：“狗日的肖癫子，老子占谁的便宜也不会占你的便宜。”

肖梅花突然哭起来，一边哭，一边抹去身上的稀泥，说：“你狗日的坏人，搞不到何老么，想来占老子的便宜，老子回去喊我屋男的捶融你。”

老钩也不示弱，沉声说：“你屋那个窝囊废，奈何不得我。”

肖梅花忽然不骂了，换了一种语气，说：“老钩，你狗日想搞我，我不怪你，算我倒霉。我刚才找我家的两个猪儿，找到这里就不见了，你看到没得？”

老钩啼笑皆非。面前这个女人，泼辣的很，疯劲十足，拿她没有办法，她时而是个癫子，时而是个好人，算了，算怕她了。

见老钩没有反应，肖梅花嘟囔着走了。老钩听见，她远远地问一句：“我那两只梦虫猪儿，哪个狗日的悄悄抱起走了吗？”她在问谁，老钩不知道。



老钩轻轻地骂了一句：“你肖癫子才是梦虫虫，害得老子烟杆都不晓得甩到哪个刺芭笼里去了。”他回到莽地边，四处寻找自己的烟杆，没有找到，只好叹道：“可惜我那根楠竹头头烟杆哦。”

老钩坐下来，身上发冷。那山风刮动枞树林，发出的呜咽声，好像在说：坏人、坏人……

老钩将身子缩了缩，越发冷了，他的眼前，何老么的身子，妩媚地晃了一下。恍惚间，堂嫂尖厉的声音夹在枞树涛声里传来：火钩，火钩……老钩眼睛一紧，泪水涌了出来。

清晨，寒霜纷纷化解，琐碎的莽花似乎在一夜之间开遍了老钩的村庄。肖梅花跳水的消息一下子在村子里传开了。同时，人们都听说：张老钩在莽地湾守候一夜，终于捉到了两只梦虫虫猪儿。听说：老钩将这两只拱他家莽地的猪儿拴在樱桃树下，放下狠话，谁要牵走这两只猪儿，就得赔他这几年的损失。

其实，老钩知道那两只梦虫虫猪儿是谁家的，他在等待。

牛大瓜瓢老早就吼起：“你们晓得不，肖梅花为什么要跳水？”几个好事的女婆子便停下手中的活计。

“肖癫子啊，原来喜欢开东风车的吴老大，吴老大偏偏看不起肖癫子那个泼辣骚货。后头，肖癫子就有些发癫。贵州过来的一个车瓦匠，在肖家湾车瓦的时候，就和肖梅花那个癫子搞上了，当了上门女婿。你们看，他家大个儿，是不是六个月就生了嘛！不晓得是哪个的种。肖梅花假装疯疯癫癫，还以为我们不晓得她的蠢事。”

何老么接过来：“怕不是假装哦，她硬是癫了。她已经脱过几次光胴胴了，不是癫子，囊个做得出来？”

侯大脑壳听见女人们嚼舌根，大声说：“老么，离大瓜瓢远点。”

牛大瓜瓢骂道：“妈的大脑壳，你屋老么要离坏人张老钩远点才是。”

侯大脑壳抓起一个泥巴团，打过去，把牛大瓜瓢吓了一跳。张老钩远远地看见了，哼哼道：烂德行！

大早，肖梅花的男人瓦匠就找到老钩的寨子里来了，听说老钩的樱桃树下拴了两只猪儿，便寻了过来，喊道：“张老钩，你把我的猪儿弄来拴起，想把住野猪儿杀了吃吗？当心遭卡到，更是找不到媳妇了。”



老钩笑道：“瓦匠，你龟儿子说老实话，你是不是把你屋肖癫子打癫了？”

瓦匠没想到老钩问这样的话，随口答道：“她原来就是癫子。”说过之后发现话题不对，连忙说：“怎样？我把猪儿牵起走了哈。”

张老钩一把抓住瓦匠，说：“龟儿子，莫要打你屋癫子了，好造孽嘛。”瓦匠说：“关你屁事，你没看到她，天天骂我狗血淋头。”老钩说：“把怜得一个媳妇，还是要顾倒起。”瓦匠愠道：“老钩，老子看你还喜欢管闲事，你个人的稀饭都还没有吹得冷。”老钩说：“龟儿子，老子看你屋头癫子一身都是伤疤，你狗日还是省火点。”瓦匠说：“她该遭，她发癫就脱衣服，把老子的皮都丢尽了。老子说，你狗日的脱一回光胴胴，老子就排起打你一顿。”

老钩说：“要牵走猪儿，把粮食背起来赔我。”

瓦匠说：“老钩，要粮食没得，要命有一条。”

老钩说：“你龟儿，以后不要再打人了。”

看着瓦匠牵着猪儿走远，老钩自得地笑了笑。他如愿等来了瓦匠，教训了他一番。这是他的目的。他是怎么看见肖梅花身上的伤疤的？这对老钩来说，是一个秘密，只有他自己一个人知道的秘密。

肖梅花一连发烧几天，瓦匠给她喂服了一些朱砂。肖梅花好转的时候，满山的荞花开得更盛大了。她来到老钩的茅草房外头，喊老钩出来。老钩说：“肖癫子，哪样事？”肖梅花说：“听瓦匠说，你要我屋赔你的粮食？”老钩答道：“就是，三年没得收成，连本带利两箩筐荞子。”肖梅花突然降低了声音，说：“鸭儿，那晚上你想搞我，我还没告你。我们抵消。”老钩红着脖颈，说：“没有得尝腥，划不来。”肖梅花再降低了声音，问：“我屋头瓦匠冤枉我，说是我当到你们脱光胴胴，你看到过没有？”老钩一怔，也沉声说道：“没有。”肖梅花说：“那好，我屋瓦匠冤枉我。我找他算账。要是你说看到过，我就挖掉你的眼珠子。”

老钩说：“确实没有。”这是大实话，肖梅花发癫脱衣服，他确实一次也没有撞见。

“那么，我还是要赔你的粮食。”肖梅花说。

“你屋那个窝囊废，赔不起。”老钩说。肖梅花恨声说：“赔得起。”老钩说：“赔不起。”肖梅花笑道：“那算了？”老钩说：“没有算。”肖梅花说：“你要囊个？”老钩不再回答。肖梅花说：“老钩，我看你还是有点正经，虽



说是装的。让我屋大的个儿拜寄你当干儿子，要得不？”

老钩被肖梅花突兀一问，一时答不上来。这肖梅花也真是癫到家了，突然要自己认个干儿子，这不是找个虱子来脑壳上燥吗？好一阵，他才开玩笑说：“你都说我想搞你，还要我和你做干亲家，莫不是硬是想让我搞？”

肖梅花嘿嘿地笑起来，顺手抓起一块柴火，朝老钩打去，老钩一躲，让了过去。柴火打在窗子上，咣当一声，把糊弄好的报纸打破了。肖梅花格格地笑着，又唱起了树上的鸟儿成双对，才哼了两句，又变成了刘三姐的调子。老钩说：“狗日的肖疯子，又要发疯。”肖梅花停下来，骂道：“你才是疯子。五十岁，老光棍，黑来挨倒嫂子睡。”

老钩怒了，一只手伸在空中，想给肖梅花一巴掌。但是最终没有打得下去，因为他想到了肖梅花身上的伤疤，只好叹了口气。

肖梅花唱着走了，宽阔的背脊和蛮腰，在芥地边的小路上一扭一扭。远远地传来一阵吵嚷声和烂笑声。牛大瓜瓢在大声喊：“肖疯子，脱塞，脱啊，脱来看看……”

深秋这个季节，赋予老钩的东西太多。中午，太阳照到了他家的阶檐上。老钩取出火药枪，到山后边打了一条野狗回来，吊在阶檐的铁钉上，把狗皮熟练地刮了下来，晒在院坝里。老钩每年换一次狗皮，晒干洗净，铺在床铺上，只要一条被子就能温暖地过冬。老钩认为这是属于他的幸福。

在老钩的村子里，这样的季节酝酿着不一样的情绪，譬如短暂的农闲休息、女人的流言蜚语、男女间的私情，甚至吵吵闹闹、砍砍杀杀。堂嫂把老钩送给他们的两腿狗肉炖好了，喊老钩去喝酒，从镇上打回的高粱酒，非常难得的。堂哥坐在上席，吩咐堂嫂给老钩倒了一小杯，慢慢喝。堂哥说：“兄弟，几十年了，你和何老幺的纠葛，该解开了。”堂嫂也说：“就是，兄弟，你背了几十年的闲话，也该给别个证明一下。”老钩说：“哥哥嫂嫂，我拖累你们了。”堂嫂说：“哪的话，兄弟，一笔写得出几个张字吗？”堂哥接过去说：“当年，我的父亲和你的父亲在老镇子里嗨袍哥，多么的威风，如今我好赌，自己都觉得是个落后的人，亏你嫂嫂能干，但是好歹我们有儿女几个。兄弟，你应该给我们张家，给我二叔续上烟火才对啊。”

这些话题，也只有这样的农闲时节，才会被哥哥嫂嫂一家提起。这个时候，老钩既羞愧，又难过。多年来自己让嫂嫂蒙受不白之冤，但是堂哥从来



都不相信。不仅如此，堂哥家重修瓦房的时候，特地叫上老钩，在他们的三间瓦房旁边修筑了两小间土房。老钩家原来也有两间茅草房，但是自己出门修铁路的时候，被侯大脑壳悄悄捣蛋破坏，风雨侵蚀，坍塌了。老钩便住在堂哥家的茅草房里。堂哥是老钩唯一的亲人。堂哥一家用村里人少有的胸怀接纳了他，也接纳多年的屈辱。后来，堂哥一家还帮老钩修了两间相对独立的房子，老钩心里十分过意不去。

堂嫂是一个刀子嘴豆腐心的麻利婆娘，生儿育女，干活持家，样样有来有路，间或给老钩缝两样土布衣服，也还十分合身。堂嫂身板高大，精干有余，不是老钩心动的那种类型的女人，老钩从来不曾对她有过猥亵的念头。这一点，堂哥堂嫂心里雪亮，知道他唯一喜欢何老么。何老么说话亮堂柔软，走路袅袅娜娜，很有女人味，让老钩一辈子着迷。侯大脑壳凭借自己的几亩冬水田和自己的乖巧，娶回了何老么，天天守着，宝贝似的，老钩无机可乘。

堂嫂说：“兄弟，五队的谢家媳妇，刚刚男的个死了半年，没得靠山，两娘母造孽得很，给你介绍来哈？”

老钩说：“不想。”

堂哥说：“兄弟，谢家媳妇长的还乖哦。”

堂嫂说：“是啊，才三十八岁，水嫩得很。”

老钩说：“我都是上五十的人了，娶不娶媳妇，都无所谓。”

堂哥严肃地说：“兄弟，我家世代仗义，名声不错，不能在你这里断了我二叔的后，这回，听哥哥的，哈？”

老钩叹了口气，说：“看看吧。”

中午，堂哥堂嫂开始给老钩张罗猪肘子、猪条方，准备到五队提亲。老钩把被条翻出来，放在青石板上，让明晃晃的太阳晒了两个小时，发泡了，抱进屋，重新铺好狗皮。他坐在床上，默默地出神。过了一阵，老钩把去年的狗皮也铺上，躺在床上睡起中午觉来。老钩紧闭双眼，想一些不着边际的事情，他想到何老么，想到她在莽地里弯下身子，多么美，多么诱惑。他嘿嘿地笑了几声，用拳头锭子拍了床铺几下。他感到身体内的躁动和不安，急于想要找到突破口。何老么啊，要是你晚几天结婚，我老钩就要把你抢回来，我老钩就不是一辈子光棍了。罢罢，让你过好日子去吧！老钩越想越多，身体越是难耐，便跑进茅房，久久没有出来。直到堂嫂喊老钩出发了，他才神色迷糊地钻出来，头上顶了许多豆草壳壳。堂嫂帮他拍了拍，说：“打整利



索点。”

他们要给老钩说的对象是冬香。

谢家媳妇冬香还是处在渴血嗜荤的年龄，正在人生如日中天处，突然一声霹雳，变天了，她屋男的得了肝癌撒手西去，丢下了两个半大孩子。冬香突然没有了家庭支柱，一时惊慌失措。

老钩的媒信带来，冬香咬咬牙，说：“叫那个坏人来见见面吧。”

老钩名声在外，在村子里女人们的口中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坏人。

然而，冬香不怕，因为她自己急需一个男人。她是一个不断需要男人的女人。男人肝癌查出以来，便一蹶不振，冬香也不想给他医治，她认为癌症是绝症，没有医治的必要。隔三差五的，她要到镇上去玩耍，借口是去给男人买中药，实际上是去和药房的谭医生厮混。冬香正值盛年，还颇有几分姿色，腰细胸大屁股粗，很是让瘦骨丁当的谭医生受用。谁知好景不长，谭医生家屋头个女的来查岗，抓了现形，一路追打，冬香扑爬跟斗，脸上被石块划破，从此败了相，从此再也不敢找谭医生。加之，自己屋头的男人病重，几娘母哭哭啼啼将他送进天堂。冬香对谭医生的念想就消停了。

她现在急于要找到一个可靠的男人来支撑家庭，即使老钩的名声不好。名声，对于冬香来说不算什么。

堂哥堂嫂和媒婆一起来到冬香家，平日里趾高气扬的老钩此时畏畏缩缩，有些滑稽，也不知他在害怕什么。冬香招呼好客人，手忙脚乱地杀鸡去，可是割了几刀，鸡都还在扑棱。嫂嫂说：“老钩，帮忙去。”老钩出来，一言不发，从冬香手里把鸡拿过来，用刀尖在鸡脖子上点了一下，鸡就没有响动了。冬香看着老钩坚毅的神色、敏捷的动作，还有那豹子一样的身板，眼角的几丝鱼尾纹笑成几条起伏的波浪。

冬香说：“老钩，你是老手。”

老钩轻声道：“孩子时就会。”

冬香迷迷地，别有意味地笑着说：“难怪，难怪。”

冬香把鸡炖在锅里，便来到堂屋，和老钩一家人摆谈。

媒婆说：“两家人都在这里了，我就不说套话了。冬香呢，孤儿寡母，要个男人照应，张书翰呢，至今还是一个童男子，两个人门户般配，我看，大家就多盯几眼，看准了，就点个头。”

冬香说：“哎，我是一辈子苦命。男的个心狠，不管我们几娘母了。现



在，我看老钩还是一个会做事的人，我没得意见。”

“张书翰，你说说。”媒婆说。

老钩看到冬香望着自己，一双眼睛像是火烧云，不由得有些恍惚。面前这个女人，与何老么有几分相似。虽然脸上有一道细小的疤痕，但是远远的脸庞还算漂亮，特别是身段，不及何老么水性，但是比何老么饱满。“如是生孩子的话，应该是不错的选择。”老钩想。于是他便迷迷糊糊地点了一点头。

媒婆大喜，说，好了：“那就定了，那么，我就拿一个猪肘子了。选个时间，把事情办了。”

冬香说：“不忙，我有一个条件，老钩要来我这里上门。”

老钩说：“好。”

下午，冬香带着老钩去看一下她家的自留地、自留山和菜园子。在自留山的枫树林里，冬香故意把地上的树叶踢得刷刷响，嘴唇里不断打出几个响哨子。他们俩在枫树林里越走越深，地上的落叶层也越来越厚了。在一个平坦的地方，冬香停下来，朝老钩笑着说：“老钩，听说你是个坏人。”

老钩脸红了，说：“瞎说的。”

冬香说：“我有何老么漂亮没？”

老钩说：“不好比。”

冬香噤了一句：“必须比。”

老钩默然。

冬香格格地笑了起来，几乎笑弯了身子。她说：“都说老钩坏，你到底有多坏？”

老钩身上一阵发紧，不敢说话。

冬香靠近来，伸出两只手，抚摸着老钩的宽阔的肩膀，说：“坏人，你坏不坏？嗯？你下边的东西犯贱，害你今天才找到媳妇，真坏，坏。”

冬香一边说，一边抱住了老钩的脖子，嘴唇又狠又准地咬住了老钩的耳垂，一股奇异的气息朝老钩扑面吹来。老钩双腿打战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我坏……坏……坏就坏……”老钩拎起冬香的细腰杆，只觉得胸前两个南瓜在滚动，一朵黄黄的南瓜花突然变得火红，燃烧了枫树林上的半边天。老钩拨开花瓣，就要吮吸花蕊，一股丰沛的香气直让人头晕目眩。冬香渐渐变得通透，身上呈现出迷幻的霞光。天色临近傍晚，到处都是幸福的火焰，团团簇簇，左突又跳。老钩觉得有一团火焰在冬香的身上滑动，老是摁不住。冬香



说：“坏人，下边点。”老钩大窘，那一团火焰幽灵一样下行。冬香赶忙说：“坏人，在上边点，丁丁点。”老钩这才发觉那一团火焰又变幻了位置，不觉大汗淋漓，几乎瘫倒。冬香大笑。这时候，林里传来竹鸡的叫声：“唧唧，你作怪，唧唧，你作怪。”冬香躺倒在软绵绵的树叶上，说：“坏人，抓紧点，竹鸡都要进歇了。”

老钩也不想做护花使者了，直截了当把花瓣扯了，咬住花房一口吞了下去，这时候，红霞漫天，太阳的半边脸刚好没了下去，冬香一激灵，高喊道：“天啦……”

侯大脑壳这天破天荒收到了老钩的礼物，一块狗屁股肉。老钩给他的时候，笑眯眯地说：“大脑壳，这是我刚好放得有些臭气的狗肉，正好享用，赶快拿去炖起吃了。莫舍不得拿来放起，炖好了，莫忘了喊我喝杯酒，老子两个好生说哈话。”

何老幺果然炖好狗肉，叫来老钩喝酒。他们已经知道了老钩定亲的消息。这个消息，在村子里就是一个特大新闻。坏人老钩找到了媳妇，这是这几天绵延不绝的话题。

侯大脑壳给老钩倒满一杯酒，媳妇何老幺赶忙给老钩碗里夹了一块肉。大脑壳说：“老钩，干了，我们的恩怨一笔勾销。”

老钩说：“好”，便一仰脖子滴酒不剩。

侯大脑壳说：“老钩，老子这个酒，本舍不得拿你喝，看到你干完一杯，老子心疼。不过呢，话说回来，是老子喊你干的，干了就干了吧。”

老钩说：“我说你龟儿，怎么就会把老幺妹骗到了呢？你脑袋太大，人又狗夹，老子看清了，就是你啊，有一肚子坏水。”说完，瞧了何老幺几眼。何老幺腰缠围布，裹得腰身紧绷绷的，上身便借势越发凸显了。

大脑壳敲了老钩一下，说：“不要紧盯。你一辈子都在盯，还是得不到，太苦，太苦啊。”

老钩说：“来，再干一杯。”

何老幺笑道：“老钩，让我敬你一杯。”

老钩不说话，干了。何老幺跟着喝了一杯。侯大脑壳想要阻止，何老幺看了他一眼，他伸出的手便缩了回来。

四十多岁的何老幺还有一张粉扑扑的脸，这真是老天爷的偏爱啊。老钩



心里想。他吃了一块臭狗肉，又给何老么夹了一块。何老么闻了闻，还是有些臭，虽然自己加了很多山茶来逼味，但是还是没能完全见效。侯大脑壳说：“老么不喜欢吃狗肉。”说完从何老么碗里夹过来，一张嘴，不用咀嚼，直接吞了一下。然后，举起杯子，又和老钩干了一杯。

老钩说：“大脑壳啊，要说这个何老么啊，本来也是从内心看上你的，你聪明。”大脑壳说：“对。”老钩叹口气说：“要说何老么没有对我动心，我也不相信，你说是不，老么？”

何老么微笑着说：“从何说起呢？不见得吧。”

老钩说：“那年，我帮你家扯养子的时候，你对我说过一句话，你记得不？”

何老么问：“不记得，什么话？”

老钩摇了一下头，叹道：“真不记得？”

何老么摇了摇头。

侯大脑壳急道：“有屁快放。”

老钩说：“那天，我扯了一阵养子，看到你站起来，朝我笑了笑，转过脸去，朝坡下喊了一声‘明年，你喊个人来我家叫耳朵吧’，叫耳朵，就是提亲的意思撒，你都给我直说了，谁知我修路回来你就变了卦，老天不公平啊。”

何老么听了，愣了一下，然后看看侯大脑壳，两个人相视大笑起来。

侯大脑壳一边笑一边说：“老钩啊老钩，你真是傻儿啊。何老么喊这句话的时候，我侯大脑壳就躲在莽地边的坡下。老么是在给我侯大脑壳递点子啊。你个狗日的，神戳戳地等了三十年，就为这句话啊。”

老钩眉头一蹙，大为震惊。这时候，胃里翻江倒海，老钩连忙跑进茅房，将几块臭狗肉和酒涎吐了出来，然后逃离了侯大脑壳家。

回到家里，老钩清醒了许多，久久不能入睡。何老么，此刻或许正在煨着大脑壳美美地睡觉，而自己，种了一辈子水田，仅仅只收到了一块名叫冬香的二季稻。老天的弥天大谎，弥天大谎啊。

老钩一连高烧了好几天，一会儿昏迷，一会儿醒来，嘴里胡说八道，不知天上人间。忙得堂哥堂嫂团团转，一会儿喂朱砂吃，一会儿服草药汤。但是老钩还是没有好转。嫂嫂赶忙带信上五队，叫冬香下来看看，然后跑到镇上，买来几包安乃近。服了西药的老钩安静下来，渐渐好了。只是，冬香一直没



有来探望老钩。

老钩又沉默了几天，突然在一个早上，对哥嫂说：“哥哥嫂嫂，我们把家分了吧，所有这些房子，都是你们的，我只要我的被条、狗皮、烟杆和鹭鸶扇子。我去喊支书来，清理一下，做个见证。”

堂嫂听了，点点头，不禁掉下泪来。哥哥说：“兄弟，去冬香那里好好过，我们完全同意你的想法。”

老钩正在茅草房里收拾家什的时候，肖梅花带着儿子七斤来“拜寄”干爹了。当时，支书正在这里作见证，帮着堂哥堂嫂和老钩，清点老钩可怜的财产。听到肖梅花的声音，支书赶忙躲进了后檐沟。

肖梅花灿笑着，大声说：“支书，老子晓得你龟儿在这哈，哪家哪户分家结婚生孩子，你不吃点福喜？老钩，你狗日的要去别处上门，一斤面条都不要给支书那个龟儿，留起去冬香那几个崽儿享受。”

堂哥说：“癫子，莫乱说。”

肖梅花说：“老子才不癫，我看你们两口子才癫。支书，你龟儿，老子今天是来办好事的，不找你要那块田。你龟儿滚出来，看我和老钩的好事。”当年分田土的时候，支书背地把肖梅花家的一块好田换给了别户，为此肖梅花时常找支书的晦气，支书无法，唯恐避之不及。对此，支书得出了一个结论：“狗日肖癫子，癫进不癫出。”

支书红着脸出来，说：“肖癫子，你和老钩有么子好事？”

老钩说：“就是硬要和我打干亲家。”

肖梅花说：“老钩，你狗日五十岁的老光棍，现在被你们哥哥嫂嫂那两个老癫子嫁出去了，好滑稽哦。老鱼鳅也有饿老鸦啄啊？”

老钩正在打整他的狗皮，听到肖梅花后面这句话，有些生气，顺手就用狗皮蒙住肖梅花的头，说：“癫子，现在说话找得到方向不？”

肖梅花急促地说：“老钩，算你狠。我娃儿七斤今天来认你了。”一边说，一边钻出来，头发都乱了。

肖梅花把孩子叫过来，七斤白白净净，有些腼腆，过来朝老钩叫了一声：“堡爷。”堡爷就是干爹的意思。老钩听了，有些欢喜地说：“捡了个狗儿，老子还是要递打发。”一边说，一边从枕头下取出一个银壳子，说：“我父亲留给我四个袁大脑壳大洋，这个给你，那三个，归我的儿女。”肖梅花喜滋滋地，说：“宝屁龙，你哪来三个儿女？”



老钩笑笑说：“就有了。”

老钩便将分家的事情暂时停了下来，请嫂嫂煮了好饭菜，留下支书和肖梅花母子，吃了一顿团圆饭。由于村子里对招干儿子的事情很看重，一般都要请先生看好吉日，才能举行仪式。老钩点好香，插在生萝卜上，供上神龛，把两杯酒献好，然后坐在上席，接收了七斤的跪拜。这样，七斤就正式成为老钩的干儿子了。肖梅花一边吃饭，一边嘻嘻哈哈地开老钩的玩笑，一点也不顾及儿子在场。

七斤离开老钩家的时候，老钩将他拉拢身边，悄悄说：“崽儿，你要好好读书哈，给你母亲争口气。”七斤或是因为长期被人讥笑压抑的缘故，只是点点头，那一双眼睛，既清澈，又忧伤。

天气渐渐冷了，冬香蜷缩在家里烤杠炭火，那一天，她同时收到了两个口信。一个是堂哥的，说是老钩患了重感冒，请她去看看。一个是谭医生带来的。

冬香坐在火塘边，左思右想，一会儿发痴，一会儿流泪。

老钩的感冒兴许没有什么大不了，然而谭医生托人带来的口信却非比一般。

“谭医生屋头女的过世了。”

这个口信让冬香心里的波澜翻涌不已。

当初，冬香去谭医生的药店买药，拿出一个土方子，上面写着“风眼草30克、艾叶20克、牡蛎15克”。过来抓药的是一个白白净净的先生，瘦高个子，脸上带着不可捉摸的笑意。

这就是谭医生。谭医生看着面前这个女子，三十来岁，身上有一股野菊花的灿烂劲，便多看了几眼，低头看看药方说：“女娃娃，省火倒点。”

冬香涨红了脸，说：“医生没正经。”

谭医生呵呵地笑，说：“让我给你清清脉。”冬香把手伸过来，谭医生一把握住，冲冬香莫名地笑了一下。冬香的脸更红了。清了脉，谭医生说：“不严重，用不着买药。我替你省点钱如何？”冬香答道：“好，但是……”谭医生说：“我给你说一个土方子，如果灵验有好转，你要记得来谢我。墨鱼一只、鲜鸡蛋三个、醪糟水50克……”

冬香回家，依样行事，果然有好转。